

久

回忆 高考

又逢一年高考时! 高考是不少人一生中重要的经历,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选择。
新快报收藏周刊走访美术界多位教授学者,他们回忆起当年的高考情景,依然记忆深刻,历历在目,且一致感恩高考为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。

珠海科技学院美术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、教授吴卫光： 心怀理想砥砺前行 韶华不负追梦人



▲在高考之前,吴卫光参加广州美术学院教师组织的梅州群众美术创作班上,创作了版画《塘鱼丰收》。



▲在高考之前,吴卫光参加广州美术学院教师组织的梅州群众美术创作班照片。

我的高考经历颇为曲折。从小我就热爱绘画,但在第一次高考前,我从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美术训练。当时教我画画的老师都是自学成才,因为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县城,根本没有美院毕业的专业教师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高考尚未恢复,高中毕业后,我只能自己购买书籍学习,随身带着速写本,一有空就练习速写,甚至请一起下乡的知青做模特画素描头像。尽管热情高涨,但画得不好,我自己也难以评判。

1975年,广州美院的潘行健、杨尧、张信让、王莉莎等老师到梅州举办群众版画创作班,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专业指导。在他们的帮助下,我完成了一幅版画作品,误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美术基础。然而,当广州美院正式招生时,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不足。素描考试是画石膏像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石膏像,结果可想而知;色彩考试更是无从下手。最终,我未能通过考试,转而进入广东轻工业学校(广东省工艺美术学院)就读中专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的自己确实有些异想天开。中专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潮州枫溪的广东省陶瓷学校工作,但一直怀揣着报考美院的梦想。工作两年后,我决定重新参加高考,报考广州美院。那是1982年,我已经25岁,按照当时的规定,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。

我一直认为,热爱美术、渴望进入美院是我的理想,但苦于家乡条件有限,始终缺乏系统学习的机会。进

入轻校后才正式接受比较系统的美术专业训练,但广美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。由于轻校与广美距离很近,我常常去看展览,也会溜进不同专业的教室观摩学习。那时,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考进美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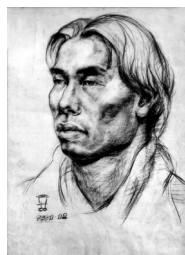
幸运的是,我终于在1982年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。考虑到竞争激烈,我放弃了原本在中专学习的雕塑专业,选择了报考工艺美术。素描考试内容是白描花卉,这一选择对我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这不仅圆了我儿时的梦想,更成为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。入学那一刻,我就计划继续攻读研究生,因为年龄已不容我再蹉跎时光。尽管本科毕业时就业形势很好,但我认为一鼓作气读完研究生是最好的选择。为此,我在大学期间坚持学习英语和与研究生考试相关的知识。1986年,广美研究生考试首次要求英语必须通过国家统考线,最终仅有3人被录取,而我正是其中之一。

如今,两次高考已过去四十多年,但记忆犹新,让我深刻体会到:第一,年龄从来不是追逐梦想的障碍。我起步虽晚,但通过不懈努力,最终实现了本硕连读的目标。第二,失败并不可怕,放弃才是终点。第一次高考失利后,我并未气馁,而是继续努力,最终达成了理想。

这段经历让我相信:只要心怀梦想并付诸行动,任何时候都是追求理想的最佳时机。

(吴卫光口述,梁志钦整理)

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院院长齐喆： 三十年前那次高考 我跨越千里奔赴广美



▲齐喆《头像》1993

▲齐喆《有豆腐的静物》
水粉 1993

又到一年高考时,回想起我的高考,已经过去三十多年。那时候全国美术类的招生院校并不多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,南方在经济腾飞的浪潮中迅猛发展,因此,我也把自己的大学目标定在南方,而且我知道那里有一所全国闻名的美院院校——广州美术学院。

回想当年艺考,过程漫长艰辛。从三月到五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,我们背着自己的画板、调色颜料盒、铅笔盒,奔波在祖国的大地上。我参加了湖北美院、无锡轻院等多所南方院校的艺考。

当时,广州美院面向中南六省招生,河南作为六省中最北省份,让广美在河南考生心中十分具有吸引力。我的老师曹新林毕业于广美油画系1964届,段正渠老师毕业于1983年,加上受港剧影响,我们对南方的语言、饮食、文化充满向往,这些都促使我选择报考广美。

我高考是在1993年,当时报考广州美院,外省考生需先提交素描、色彩作业,通过审核后能获得准考证。当时从郑州到广州参加考试,需要坐2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,抵达广州老火车站时已是深夜。巧的是,在校门口,我偶遇了一位曾在郑州铁六中就读的校友,在她的指引下,我暂住在美院宿舍的一张空床上,而后来我入读广美后,那间屋竟然就是我的宿舍。命运的安排,总是充满戏剧性。

广美的考试在五月进行,正值广州的“龙舟水”季节,雨水浸透了我的布鞋,潮湿的空气让水粉颜料迟迟不干。习惯了北方干画法的我,面对迟迟不干的颜料手足无措,甚至提前一小时交了卷,心想这次恐怕没戏了。然而,第二天的创作考试却成了转折点。题目与端午节相关,我采用了80年代民间原生态风格,描绘了装饰性极强的龙舟竞渡场景。巡场的老师中,一位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教授驻足称

赞:“画得不错!”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专业教研室主任姬德顺。最终,这幅作品以95分成为全场最高分,为我敲开了广美的大门。面试环节同样充满意外。我紧张地背诵美术史,老师却问:“最近读什么书?”我脱口而出:“《马奈》画集。”并谈到了马奈作品中具象与装饰性的结合。这番回答让面试官印象深刻,后来多位老师都提到曾是我的考官。正是这种真诚与独特性,让我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
当年我一心报考南方院校,尽管在无锡轻院的考试中,我的成绩全国名列前茅,录取可谓十拿九稳,无锡轻院作为轻工业部直属高校,与中央工艺美院(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)齐名,家人和老师都劝我报考。但广美的考试经历让我难以忘怀——老师的亲切、校园的氛围、广州的包容,都让我心生向往。最终,我放弃了“稳妥”的选择,填报了广美,尽管外省公费生仅招1人,风险极高。幸运的是,我最终以河南省艺术类文化课第三名的成绩,加上专业高分,成功被广美录取。那一年,我们那一届16人中仅有4名公费生。

幸运的是,我赶上了中国高等艺术教育“精英式培养”的尾声,那时本科生一届仅百余人,师生比高,教学个性化,尤其是高考时近二十分钟的面试环节,如今已难得一见。

跨越1500公里,历经29小时绿皮火车,我从北方奔赴岭南。从艰难抉择到最终圆梦,每一步都充满挑战,却也让我更加坚定。艺术之路从来不易,但热爱与坚持终会指引方向。在广美入学之后,我感觉自己就像岭南的草木一样,尽情地吸吮着广州美术学院所带给我的养分、水分,空气中我觉得都充满着艺术的细胞,它非常适合我,作为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,广州当地人的真诚、个体化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品质。

(齐喆口述,梁志钦 乔柯羽整理)